

第七卷

玄妙洞天記

人生若夢耳！至楚襄薦枕於高唐，淳於獲配於南柯，餘始不信，以為寓言。近餘之夢，有類於是，乃始信其真有耳。然高唐一夜，南柯片時，未足為異。乃餘之所夢，有足紀者。

伊昔夏夜，愛坐蕭館，厭世俗之陳言，攬神仙之往牒。既感於劉晨、阮肇，遂暨乎蘭香、智瓊。當吾之世，庶幾一遇。悠然興慨，頽爾思臥。甫就枕閒房，輒游神異境。

睹金殿之嵯峨，仰珠宮之璀璨。樓台瀕水，則蓬萊彷彿；戶牖繞山，則赤水依稀，有璇甍玉柱，榜曰「玄妙洞天」。見一少女，獨立於中。舞袖飄於輕颿，回徘徊久之，朗然高詠其詞曰：

歡非有父，親自不來。彼何人也，兩心是懷。惟君與妾，雙雙不散。女既嫁，得國之半。

其聲裊裊，如絲如竹，歌已，命侍兒傳語曰：「與君有緣，把臂密邇。今時未至，請速退矣。」餘心異之，翻然而醒。於是，曙色橫於窗櫺，棲鳥鳴於林木矣。自是之後，不數夕一夢，其事至奇，不敢輕泄。至所歌之詞，聊籍於此，以示好事。失其邂逅之詳，自有私志。其《謁金門》詞曰：

真堪惜，錦帳夜長虛擲。挑盡銀燈情脈脈，繡花無氣力。

女伴聲停刀尺，蟋蟀爭吟四壁。自起卷簾窺夜色，天青星欲滴。

其《臨江仙》詞曰：

飛盡流螢無興撲，扇兒閒卻秋風。遠山夜半又聞鐘。解衣斜對影，欲寢恨牀空。

淒斷銀 渾欲滅，數聲窗外孤鴻。夜涼如水出簾櫳。微雲淡河漢，疏雨滴梧桐。

其《山花子》詞曰：

剖得新橙擲繡筐，釀成美酒覆閒房。寒閨無計會蕭郎。

夜色暗隨鴻雁後，秋光爭繞菊花旁。滿城風雨近重陽。

其《玉樓春》詞曰：

韶陽欲暮鶯聲碎，望遠憑欄傷妾意。雜花滿地繡成茵，人在繡茵深處醉。

妾非飛鳥無雙翅，空想郎邊芳草媚。願為柳絮倩東風，吹向郎身撩亂墜。

其《踏莎行》詞曰：

香罷宵薰，花孤晝賞。粉牆一丈愁千丈。多情春夢苦拋人，尋郎夜夜離羅幌。

好句刊心，佳期束想。甫愁春到還愁往。消魂細柳一時垂，斷腸芳草連天長。

其《臨江仙》詞曰：

花影半簾初睡起，繡鞋著罷慵移。窺妝強把綠窗推。隔花雙蝶散，猶似夢初回。纖指彈甌呼女伴，出簾聊共徘徊。閒將羅袖倚朱扉。樓台臨水處，日午燕爭飛。

其《菩薩蠻》詞曰：

蘭閨日永花慵繡，紗窗獨倚垂羅袖。燕子做巢忙，詩成難寄郎。新篁窺綠水，荷葉青無比。風暖不知吹，游絲日在飛。

其《踏莎行》詞曰：

佳約易乖，韶光難駐，柳絲飛盡江村樹。朝來為甚不鉤簾，殘花鋪滿簾前路。春賞未闌，春歸何遽，問春歸向何方去？有情燕子不同歸，呢喃獨伴春愁住。

其《孤鸞》詞曰：

暇須初揭，正寺日停鐘，窗風鳴鐵。懶自梳妝，亂挽鬢兒非滑。追想昨宵瞥見，有多少動情誰說。杜在屏風背後，立歪羅襪。聽玉人言去苦難泄，任樹上黃鸝歌道離別。強欲排餘恨，反寸腸悲裂。試使侍兒挽住，想未離畫橋東折。傳道行蹤已遠，但垂楊煙結。

其《蝶戀花》詞曰：

梳罷曉妝屏上倚，欲把金針玉腕嬌無比。不捲珠簾窺竹裡，翠禽飛下欄杆嘴。步向荷缸閒弄水，荷葉田田似有清香起。照面水中私自喜，芙蓉四月先開矣。

其《踏莎行》詞曰：

玉臂寬，紗衫緩紐，繡牀針線無心久。豹頭枕冷射蘭輕，

須簾靜塵埃厚。

紫燕風頭，黃梅雨後，柳條亂拂長江口。但言幕柳如煙，誰知搖曳愁如柳。

其《玉蝴蝶》詞曰：

為甚夜來添病？強臨寶鑿，憔悴嬌慵。一任釵斜鬢亂，永日薰風。惱脂消榴紅徑裡，羞玉減粉蝶叢中。思悠悠，垂簾獨坐，倚遍薰籠，朦朧，玉人不見，裁羅素綺錦寫箋封。約在春歸，夏來依舊各西東。粉牆花影來疑是，羅帳雨夢斷成空。最難忘，屏邊瞥見，野外相逢。

其《眼兒媚》詞曰：

石榴花發尚傷春，草色帶斜曛。芙蓉面目蕙蘭心，病柳葉眉顰。

如年長晝雖難過，入夜更消魂。半窗淡月，三聲鳴鼓，一個愁人。

其《踏莎行》詞曰：

紅葉空傳，朱繩未縮，天涯可見人難見。綠窗病起落梅繁，玉蕭夢斷行雲短。

波眼將穿，柳腰似刻，寂寥偏與東風管。水仙愁絕翠闌寒，春雲空谷蘭香遠。

其《玉樓春》詞曰：空閨日夜和塵閉，郎馬何時門外繫？愁中眉讓遠山長，病裡腰添垂柳細。

如煙一種津頭樹，可喜誰知還可怒。榆錢難買少年回，柳絮能牽幽夢去。

其《念奴嬌》詞曰：

鴛幃睡起，正飛花，蘭徑啼鶯瓊門。對鏡梳妝，愁見那怯怯容顏瘦弱。一自仙郎，題詩寄簡，屢訂西廂約。牆花拂影，獨眠何事如昨？

誰憐潘果空投，賈香難與，愁腸安托。帶眼輕拴，須看取楊柳腰肢如削。珠履玲瓏，羅衫雅淡，件件無心著。何時廝見，得償今日蕭索。

其《踏莎行》詞曰：

花徑爭穿，珠簾屢認，正逢梅雨芹泥潤。畫梁無處可安巢，玉纖為把花枝襯。

社日才來，端陽已近，尋巢為甚偏遲鈍。算來一似鳳鸞期，跼蛇漸覺無真信。

其《臨江仙》詞曰：

昨夜驚眠梅雨大，枕前窗上頻敲，天明翻覺夢魂遙。起來看女伴，薰袖已香消。

雲鎖房櫳煙鎖竹，捲簾水濕鮫綃。菱花低照拂眉梢，玉梳雲髮潤，不喜上蘭膏。

丘道人曰：「玄之夢游，必有所為，難於顯言，托之華胥耳，何詞之多而佳也，一至此哉！不然則關關乍覺，屏合在旁，觀寶夢回，玉簪匪妄。人間固有此真夢，則吾不可得而知矣。」

荔枝夢

閩越舊產荔枝，品奇絕。至六月成熟，味美可嘉，色紅可愛，世珍異之。

元符未，建寧有譚徽之文士也。一日，拉友人同游郭諸名山。攀梯逐磴，深入幽岑。至一谷，見石牀但峭，谿澗迂迴。友人曰：「此商山乎？」徽之感懷，遂占一律詩曰：

南入商山松路深，石牀溪水晝陰陰。

雲中採藥旄族節，洞裡耕田映綠林。

直上煙霞空舉手，回經丘壘自傷心。

武林花木應長在，願與門人更一尋。

詩成，謂友人曰：「君無言乎？」友人亦占一律曰：

危峰百尺樹森森，雖有山光未有陰。

鶴侶正宜芳景引，玉人那為簿書沉。

山含瑞氣偏當日，鳥逐輕風不在林。

更有阮郎迷路處，萬株紅樹一溪深。

詩畢，二人攜手而歸。載歌載笑，亦云樂矣。友人先別，獨徽之迤邐而行。至近郊見一園荔枝垂熟，累累然紅鮮足愛。徽之彩之食，覺倦，遂少憩樹下。

蒙朧中，夢至一室，一美人盛服出迎，曰：「辱大君子垂一盼，已切感佩矣。敢屈少敘。」遂攜手人，行夫婦之禮。徽之間其姓，美人吟曰：

妾生原自越閩間，六月南州始薦盤。

肉嫩色苞丹鳳髓，皮枯稜澀紫雞冠。

咽殘風味消心渴，嚼破天心澀齒寒。

卻憶當年妃於笑，紅塵一騎過長安。

吟已而寢，情極委婉。美人又於枕上吟古意二首：

君好桃李姿，妾好松柏老。

桃李搖春風，飄零委芳草。

不如松柏枝，青青長自好。

又：

君好紅螺杯，妾好青鸞鏡。

螺杯貯香醪，飲之亂人性。

不如鏡生光，可以照欵正。

翌日，徽之求去，美人泣曰：「恩情易阻，會晤難期，君何言去之速耶？」徽之曰：「固知情稠而意密，亦恐樂極以悲生，此予之所以欲去也。」美人不得已，為設酒以餞。肴無所治，惟一具盤列席中。見其果，紅色，顆顆如珠。徽之亦不暇食，惟沉吟而已。

美人為慰解，拭淚復吟曰：

相見更何日，相思洵獨悲。

紅顏奉中帚，白髮滿路岐。

別來曾幾何，霜露忽淒其。

仰見明月光，眾星羅參差。

耀已宵飛，蟋蟀鳴庭幃。

感之不成寐，淚下乃可揮。

西風吹羅幕，念子寒無衣。

豈不盛嬌愛，知者當為誰。

願君成令德，努力愛容輝。
棄捐勿復道，沉憂令人老。
吟罷，送徽之行至門外，涕泣不已。徽之亦為之動情。彼此纏綿，帶淚而別，才移數步，亟回首，不覺傾跌而驚醒矣。張目視之，乃愜臥於荔枝樹下，心始悟其感妖，甚驚歎之。

浣衣

張泌，江南人，字子澄，仕南唐為內史舍人。初與鄰女浣衣相善。經年不復睹，精神凝一，夜必夢之。嘗有詩寄云：
別夢依依到謝家，小廊回合曲欄斜。
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猶為情人照落花。
浣衣計無所出，流淚而已。

蔡少霞

蔡少霞者，陳留人也。性情恬和，幼而奉道。早歲明經得第，選蘄州參軍。秩滿，漂寓江浙間。久之，再授兗州泗水丞。遂於縣東二十里，買山築室，為終焉之計。居處深僻，俯瞰龜蒙，水石雲霞，境象殊勝。少霞世累早絕，尤諧夙尚。偶一日，沿溪獨行，忽得美蔭，因憩焉。神思昏然，不覺成寐。

因為禡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，隨之遠遊，乃至城郭一所。碧天虛曠，瑞日瞳，人俗潔淨，卉木鮮茂。少霞舉目移足，惶惑不寧，即被導之令前。經歷門堂，深遽莫測。遙見玉人，當軒獨立，少霞遽修敬謁。玉人謂曰：「憫子虔心，今宜領事。」少霞靡知所謂。復為幘人引至東廊，止於石碑之側，謂少霞曰：「召君書此，賀遇良因。」少霞素不工書，即極辭讓。幘人曰：「但按文而彙，胡乃拒違。」俄有二童自北而來，一捧牙箱，內有兩幅紫絹文書，一齋筆硯，即付少霞。凝神搦管，頃刻而畢。因覽讀之，已記於心矣。題「雲蒼龍溪新宮銘，紫陽真人山玄卿撰」：

良常西麓，源澤東泄。新宮宏宏，崇軒，雕珉盤礎，鏤檀棟梲。碧瓦鱗差，瑤肪截。閣凝瑞霞，樓橫祥霓。騶虞巡徼，昌明捧。珠樹規連，玉泉矩曳。靈輿邏集，聖日俯晰。太上游詣，無極便闕。百神守護，諸真班列。仙翁鵠立，道師冰潔。飲玉成漿，饌瓊為屑。桂旗不動，蘭幄互設。妙樂競奏，流鈴間發。天籟虛徐，風蕭冷澈。鳳歌諧律，鶴舞會節。三變玄雲，九成絳雪。易遷徒語，童初詎說。

方更周視，遂為鹿幘人促之。忽遽而返，醒然遂寤。急命紙筆，登即紀錄。自是兗豫好奇之人，多詣少霞，謁訪其事。有鄭還古者，為立傳焉。且少霞乃孝廉一史耳，固知其不妄矣。

范微

合州之成紀縣，有富家者，辟一圃，植四時奇花於其內，名曰「百花園」。方圓計里許，州邑之簪纓貴客，罔不遊樂其中。宣德七年春仲時，范生名微者，詩人也，亦聞百花園之名，至而遊賞焉。見百花爭秀，萬卉競妍，微心悅懌，乃吟詩二律。其一曰：

九十春光似酒濃，裁紅剪翠費天工。
清香噴破胭脂國，麗色妝成錦繡叢。
富貴昔歸金谷裡，繁華又勝洛陽中。
一年一見東風面，回首那堪夢幻同。

其二曰：

春園春色正相宜，少婦同行少婦隨。
竹裡登樓人不見，花間覓路鳥先知。
櫻桃解結垂簷子，楊柳能低入戶枝。
山間醉來歌一曲，參差笑殺合州兒。

詩成，酒興愈狂，豪飲自放，不覺盛醉，曲肱而臥於花棚之下。芳魄隨花香以馥鬱，遊魂逐蝶翅以飄揚。彷彿杳冥中，忽夢五美人嬉嬉然攜手而入，色皆殊絕，芳馨襲人。微見而奇之，揖而問其所自來，且歷懇其名氏。五美人各自陳。一曰陶氏，二曰李氏，三曰杏氏，四曰唐氏。五曰杜氏。復自言：「見才郎在此，故來相探詢耳。」微喜甚，因以褻狎動。五美人不之拒，遂與交會於棚之下。其春心蕩漾，逸興飛，固倍常品上矣。樂極，各為賦詩自表。陶氏吟曰：

仙姿綽約絕纖埃，曾是劉郎去後栽。
一種天工惟我愛，十分春色為誰開。
玉皇殿上紅雲合，金谷園中絳錦堆。
好看化成三汲浪，蛟龍乘此起風雷。

李氏吟曰：

玉蕊銀英貯淡香，不隨紅紫競芬芳。
冰霜骨格籠春色，水月精神縞夜光。
魏武台前含粉淚，漢皇宮內作梅妝。
幽人雅性真清素，吟對瓊林逸興長。

杏氏吟曰：

二月東皇醉豔陽，靚妝倚遍午橋莊。
紅光照滿珊瑚樹，紫豔薰成錦繡裳。
幾度晚香來野店，一枝春色出鄰牆。

書生對此多高興，題品新詩入錦囊。

唐氏吟曰：

江南二月好韶樂，一種芳菲迥異常。

色豔春風熏醉臉，淚凝曉露濕啼妝。

絕憐西子偏貪睡，卻恨東君不與香。

何事當年杜工部，懶吟詩句入奚囊。

杜氏吟曰：

落盡殘紅始吐芳，佳名號作百花王。

竟誇天下無雙豔，獨佔人間第一香。

醉態迎風嬌欲語，奇姿含露濕啼妝。

鬧花浪蕊君休看，足稱栽培對錦堂。

五美人吟畢，共為歡躍。彼此牽紐，作攜手聯行之態。微遂夢覺焉。舉目四顧，依然獨臥於花棚之下，乃始知其身幻於花境矣。

扶離佳會彛

明皇既幸蜀，貴妃縊死於馬嵬。十八娘亦歸里中，居晉安城東報國院，至德三載，無疾而卒。遂就院旁之隙地瘞焉。萬曆中有東海生者，閩人也。一日出遊東鄰，少憩於報國院。晝長假寐。夢至一所，朱戶紅樓，丹楹紫閣，極其壯麗。徘徊間，俄見一雙鬢侍兒，紅裙翠袖，揖生而進曰：「奉十八娘命，敬邀「郎君。」生從之。入未及百步，香氣襲人。行止一室，匾曰「扶離別館」。少頃，見綠紗侍兒導一女郎，衣絳綃衣，顏色殊絕，冉冉而至。生進曰：「偶因休暇，駕言出遊，既昧平生，敢逢勝果。」女郎曰：「妾開元皇帝侍兒也。以江彩之薦，得倖於上。今歸此中，以與郎君有夙緣，故相屈耳。」因出金鐘，貯瓊液以酌生。生飲之，如醍醐甘露。酒酣，姬容色轉麗，因歌以侑觴。蓋《菩薩蠻》也。其詞曰：

妾身本是瑯琊種，當年曾被君主寵。豔態鬥紅妝，人稱十八娘。絳綃籠玉質，纖手金盤擘。驛路起塵埃，驪山一騎來。

生聞之愈加歎賞，因請問開元遺事。姬曰：「妾憶在宮中時，正月十五夜，上御賞春殿，遣妾撒錦丸於地，令宮人競拾之，多者受賞。又一日，上幸長生殿，奏新曲未有名，值妾為貴妃稱觴，大悅，遂以妾名其樂。此皆妾受寵於上，人所未聞者。」生聞之愈驚駭。

既而侍兒報江家、周家、陳家三姬至。江衣綠，周衣紅，陳衣紫，種種妖麗。三姬曰：「聞吾梯今有佳賓，故來相賀。」三姬各奏詩二章，皆集古所成者。江詩曰：

百般紅紫鬥芳菲，隔水殘霞見畫衣。

別有玉杯承露冷，紅妝飛騎向前歸。

野人相贈滿筠籠，時似開元天寶中。

火樹風來翻絳豔，樹頭樹底覓殘紅。

周詩曰：

紅樹枝頭日月長，一枝濃豔露凝香。

菱花並作新妝面，玉碗盛來琥珀光。

綠蘿陰下到山莊，丹粉經年染石牀。

飽食不須愁內熱，已分甜雪飲瓊漿。

陳詩曰：

何處橫釵帶小枝，可憐妖冶正當時。

曾緣玉貌君王寵，莫比潘家大谷梨。

可愛深紅間淺紅，離離朱實綠叢中。

不知多少開元事，香氣潛來紫陌風。

三姬吟畢，十八娘亦集古吟曰：

遙指紅樓是妾家，瓊枝日出曬紅紗。

摘時正帶凌晨露，應服朝來一片霞。

曉漱瓊膏冰齒寒，一生長對水晶盤。

香隨翠籠擎初到，長得君王帶笑看。

吟畢，十八娘因以紅繡鞋一雙贈生，且囑之曰：「願君以此傳之人也。」既而，江姬出麝囊一函、周姬出真珠一顆、陳姬出紫瓊一枚為贈。

生方與別而遽然已覺。惟見荔枝垂熟，繁星離離。詢其旁，果有十八塚家云。因賦詩曰：

驪山一騎紅塵起，七日能行數千里。

丹荔飛來色正新，金盤滿注華清水。

花外遙聞百步香，寒冰一片剖羅囊。

長生殿上連枝進，太液池頭半醉嘗。

樂工初制梨園曲，小部音聲聽不足。

佳名新賜荔枝香，左右歡呼動山谷。

一聲鼙鼓震漁陽，西幸鸞輿道路長。

蛾眉宛轉含情死，馬上君王掩面傷。

炎方仍進青絲籠，垂涕還思當日寵。

丹實猶然貢土方，朱顏久已歸荒塚。
妃子妖魂去渺茫，千秋何處識紅妝？
夢中細說前朝事，不及王家十八娘。

鄭翰卿

鄭翰卿寓都中邸第，晝寢夢一黃衣少年邀至廡下，綺席已備，與共飲。少焉，呼一麗人至，靚妝宛轉，容色絕代。少年曰：「高賢邂逅，不容寂寂。」遂自起舞蹁躑，歌《春遊》之曲，曰：

芳草多情，王孫未歸。

遲我良朋，東風吹衣。

次及麗人作迎風之舞，歌《春愁》之曲，曰：

老鶯巧婦送春愁，幾度留春更不留。

昨日漫天飛柳絮，玉人從此懶登樓。

飲正歡適，少年曰：「文羌校尉來矣。」見一人綠袍危冠，高視闊步，踉蹌至前，遂罷席而寤。起視庭中，牡丹一花，映日婉媚；一黃蝶翩翩未去，乃花神與少年耳。綠葉上一螳螂，長二寸，則文羌校尉也。

劍客

有士人為畿尉，常任賊曹。有一賊繫械，獄未具。此官獨坐廳上，忽告曰：「某非賊，頗非常輩，公若脫我之罪，奉報有日。」此公視狀貌不群，詞彩挺拔。意已許之，佯為不諾。夜後密呼獄吏放之，仍令獄吏逃竄。既明，獄中失囚，獄吏又走，府司譴罰而已。

後官滿數年，客游困甚，羈旅至一縣。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，往謁之。令通姓字，此宰驚懼，遂出迎拜，即所放者也。因留廳中，與對榻而寢。歡洽旬餘，其宰不入宅。忽一日歸宅，此客遂如廁。廁與令宅惟隔一牆。客於廁室聞宰妻問曰：「公有何客，經於十日不入？」宰曰：「某得此人大恩，性命昔在他手，乃至今日，未知何報？」妻曰：「公豈不聞『大恩不報』，何不看時機為？」令不語久之，乃曰：「君言是矣。」

此客聞已，歸告奴僕，乘馬便走。衣服悉棄於廳中。至夜，已行五六十里，出縣界，止宿村店。僕從但怪奔走，不知何故。此人歇定，乃言此賊負心之狀，言訖吁嗟，奴僕悉涕泣之次，忽牀下一人，持匕首出立。此客大懼。乃曰：「我，義士也。宰使我來取君頭。適聞說，方知此宰負心，不然枉殺賢士。吾義不捨此人也。公且勿睡，少頃與君取此宰頭，以雪公冤。」此人怕懼愧謝。劍客持劍，出門如飛。二更已至，呼曰：「賊首至。」命火觀之，乃令頭也。劍客辭訣，不知所之。

虬須叟傳

呂用之在維揚日，佐渤海王擅政害人。中和四年秋，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，自江夏至揚州。用之凡遇公私來，悉令偵覘行止，劉妻裴氏有國色，用之以陰事下劉獄，納裴氏，劉獻金百兩免罪。雖脫非橫，然亦憤惋。因成詩三首，曰：

寶釵分股合無緣，魚在深淵日在天。

得意紫鸞休舞鏡，斷蹤青鳥罷銜箋。

金杯倒覆難收水，玉枕傾欹懶續弦。

從此靡蕪山下過，只應將淚比黃泉。

又云：

鸞辭舊伴知何止，鳳得新梧想稱心。

紅粉尚存香幕幕，白雲將散信沉沉。

已休磨琢投泥玉，懶更經營買笑金。

願作山頭似人石，丈夫衣上淚痕深。

又云：

舊嘗游處遍尋看，睹物傷情死一般。

買笑樓前花已謝，畫眉窗下月空殘。

雲歸巫峽音容斷，路隔星河去住難。

莫道詩成無淚下，淚如泉滴亦須乾。

詩成，吟詠不輟。

因一日晚，憑水窗，河街上一虬須老叟，行步迅速，骨貌昂藏，眸光射人，彩色晶瑩，如曳冰雪。跳上船來，揖損曰：「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？抱鬱塞之氣。」損且對之。客曰：「只今使為取賢閭及寶貨，回即發，不可更停於此也。」損察其意，必俠士也。再拜而啟曰：「長者能報人間不平，何不去蔓去根，豈更容奸黨？」叟曰：「呂用之屠割生民，奪君愛室，若令誅殛，固不為難，實衍適已盈，神人共怒。只候冥靈聚彙，方食身首支離，不惟及身，須殃連七祖。且為君取其妻室，未敢遽越神明。」

乃入呂用之家，化形於斗拱上，叱曰：「呂用之，昔違君親，時行妖孽，以苛虐為志，以淫亂律身，仍於喘息之間，更慕神仙之事，冥官方彙其過，上帝即議行刑。吾今彙爾形骸，但如罪叱。所取劉氏之妻，並其寶貨，速還前人。倘更悅色貪金，必見頭墮刀落！」言訖，鏗然不所適。用之驚悸，遽起焚香再拜。夜遣幹事並贖金及裴氏還劉損。損不待明，促舟子解維。虬須亦無跡矣。

申屠氏

申屠氏，宋時長樂人。美而豔，申屠虔之女也，少名以冀。既長，慕孟光之為人，列名希光。其兄漁釣海上。作詩送之曰：

生計持竿二十年，茫茫此去水連天。
往來酒灑臨江廟，晝夜燈明過海船。
霧裡鳴螺分港釣，浪中拋纜枕霜眠。
莫辭一棹風波險，平地風波更可憐。

其父常欲奇此女，不妄許人。年二十。侯官有董昌，以秀才異等，為學宮弟子。虔既見之學宮，遂以希光予昌。希光臨行作留別詩曰：

女伴門前望，風帆不可留。
岸鳴蕉葉雨。江醉蓼花秋。
百歲身為累，孤雲世共浮。
淚隨流水去，一夜到閩州。

入門，絕不復吟，食貧作苦，宴如也。居久之。當靖康二年，郡中大豪方六一者，虎而冠者也。聞希光美，心悅而好之。乃使人誣昌陰重罪，罪至族。六一復陽為居間得輕，比獨昌報殺，妻子幸毋死。因使侍者通懇勸。強委禽焉。希光具知其謀，謬許之。密寄其孤於昌之友人。乃求利匕首，懷之以往。謂六一曰：「妾自分身首異處矣。賴君高誼，生死而骨肉之。妾之餘君之身也，敢不奉承君命。但亡人未歸淺土，心竊傷之，惟君哀憐，既克葬，乃成禮。」六一大喜，立使人以禮葬之。於是，希光偽為色喜，裝入室。六一既至，即以匕首刺之帳中，六一立死，因復殺其侍者二人。至夜中，詐謂六一卒病委篤，以次呼其家人。家人皆愕，卒起不意，先後奔入，希光皆殺之，盡滅其宗。因斬六一頭置囊中，馳至董昌葬所，以其頭祭之。明日，悉召山下人告之曰：「吾以此下報董君，吾死不愧魂魄矣。」遂以衣帶自縊而終。

碧線傳

至正間，有道士真本無、文固虛，不知何許人，客威順王家下，通劍術，曉兵機。王雖畜之，未始奇也，惟樊口衛君美重之。一日，王游別苑，召二人侍，因從容諷曰：「方今天下太平日久，極盛而豐，朝政廢弛，禍在旦夕。大王朝廷懿親，宜陰為之備。萬一風塵有警，即使指麾義旗，紓君父之急，使神州光復，為大元宗英，豈不偉哉！」王曰：「爾病，風狂耶？何出言若是？」二人默然而退曰：「豎子不足謀。不去禍且至。」於是題詩黃鶴樓而遁。詩曰：

芙蓉出匣照寒，上帶仇家血影光。
前席早知非聖主，悔將三策說君王。

王知而求之，隱矣。未幾亂作，悉如前言，於是陳友諒、明玉珍皆遣人物色之。不可得。高皇帝既平群寇，四海一家，君美兄君彥為西充丞，因往省之。回途覆舟，幸而不死，因躑躅路側，覓火燎衣，縱步間，忽二道士前揖曰：「衛君一寒如此哉！視之，真、文二故人也。告以困苦之狀，曰：「無憂也。」遂邀往其家，則青城山也。高牆華屋，深院曲房，蒼頭數人，列侍左右。與君美話舊，歡若平生。因詢其亂中出處，二人曰：「自辭黃鶴，即入黃牛。久隱青城，忽逢青眼。所惜壯心凋落，一事無成。俯仰乾坤，飄搖萍梗。索居閒處，有愧故人。」乃與痛飲。酒酣氣豪，議論蠱起。君美曰：「二公煉質名山，猶未能忘情塵世，將不為修真之累乎！」二人大笑曰：「循行數墨，儒之土苴；熊經鳥伸，仙之糟粕。吾所謂修真，豈在是哉！」因引君美周視其家。錦綺充盈，金玉山積，各有美人掌之。最後，至一山岩中，有髑髏百枚。二人指曰：「此世間不義人也，餘得而誅之。」君美為之吐舌。

明日大設宴，君美首席。兩美人捧牙盤，盛明珠十、黃金百兩為壽。君美不敢卻，但唯唯謝。

於是劇飲大醉，本無賦詩曰：

幾年兵火接天涯，白骨叢中度歲華。
杜宇有冤能泣血，鄧攸元子可傳家。
當時自詫遼東豕，今日翻成井底蛙。
一片春光誰是主，野花開滿蒺藜沙。

固虛續吟曰：
豪傑消磨歎五陵，髮衝烏帽氣填膺。
眼前不是無豪傑，身後何須論廢興。
當道有蛇魂已斷，渡江無馬識難憑。
可憐一片中原地，虎嘯龍騰幾戰爭。

其詩大抵類此，則其人可想矣。君美知所吟不能出其右，乃制《喜遷鶯》一闋，執杯酬謝於二公，自歌以侑焉。詞曰：

乾坤如昨。歎往事淒涼，長才蕭索。景物非非，人民俱換，非是舊時城郭。世事恰如棋子，當局方知難著。勝與敗，似一場春夢，何須驚愕。寥落，相見處萍水異鄉，爛慢清宵酌。說到英雄，自同夢，澀盡劍鋒蓮愕，看破浮雲變態，休問誰強誰弱，堪歎惜，這一番歸去，似遼東鶴。

明日求歸。二人曰：「唐有紅線，今有碧線，當令送君也。」至則一好女子，年可十七八，負竹箱隨真、文同送君美。青城道上，顧謂曰：「後會難期，請為起舞。」碧線開箱，取白丸四，大如雞卵，乃雌雄劍也。二人而伸之，飛躍上下。須臾，天地晦冥，風雲慘淡，惟於塵埃中見電光翕，交繞互纏。君美股戰，行不成步。回望其居，皆陵欲若星，殊無有路。君美乃氣不得出，目不得合，常若刃在其頸，心膽俱落。舞罷，失二人所在，獨碧線旁立。君美倒皮囊中酒共飲。伺夜握君美手，東南而逝。將三更許抵家，但見金珠在榻，碧線變去久矣，竟不知其何術也。

豬嘴道人

洛陽李，少年豪邁，以財雄一鄉。常薄游阡陌間。遇心愜目適，雖買一笑，擲錢百萬不靳。宣和間，某太守自南郡解印還洛。家富聲樂，列屋一寵姬，最殊秀天麗。西都人家伎妾，雖百數莫能出其右。嘗以暮春遊名園，玩賞牡丹，偕侶相攜穿花解。望見，兀兀如癡，寄目不暫瞬。姬亦窺其容狀，口雖笑叱而心頗慕之。兩人遙相注意，俱不能出言。悵然而去。明日，又過遊

別圖，度無由得狎，方寸憤亂，搖搖若風中懸旌，思得暫促膝，成須與歡，罄百計不就。

時有豬嘴道人者，售異術於塵中，能顛倒四時生物，人莫能識，獨厚遇。忽造門求醉。欣然接納，深思叩以其事，或能副所欲。乃設宴饌延款，且以誠告。客初難之，請至再四，乃笑曰：「姑試為之。」拜曰：「果遂願，不敢忘報。」明日，招往城外社壇，四顧無人，拈一片瓦，呵祝移時，以付曰：「吾去矣。爾持此於庭壁間，上下划之，當如願矣。善藏此瓦，每念至則懷以來。」謹受教。划壁未幾，然中開，竦身而入，逕趨曲室內，斗帳畫屏，極為華美，婦臥其中，宿醒未醒，見人驚起，顏微怒曰：「誰家兒郎，強暴至此！輒入房院，誰引汝來？」卻立凝笑不敢言。熟視良久，蓋真所願慕者，婦人亦悟而笑。略道曩事，即登榻共臥，相與極歡。既而曰：「太守且至，即宜引避疾回。後會可期也。」遂循故道而出。壁合如初，瓦故在。手攜還家，珍秘於櫥。過三日，率一遊，每見愈款昵。經累月，杳無人知。

會其密友賈生者，訝久不相過，意其有奇遇，潛伺所向，跡至社壇側。覺而捨去。賈隨詰問。不能隱，具有始末告之。賈不信，曰：「果爾？吾豈不可往耶！如不吾同，當發其妖幻，首於官，且白某太守。」甚懼，曰：「今日已暮矣。俟明日，同詣道人謀之。」

拂旦往，道人不悅，曰：「機已泄，恐不能神，當作別計。城西某家有園池之勝，能從吾飲乎？」皆曰：「幸甚。」即具酒肴，偕往小飲。一亭前有大假山，道人酒酣，振衣起，舉手指划山石，一峰中分。兩人就視，見樓台山水，花木靚麗，漁舟從溪上來，碧桃紅杏繽紛。方注目間，道人登舟，其去如飛。賈引袖力挽，石縫遽合，傷其指。道人杳無蹤矣。他日，兩人復至社壇，用前法施之，已無所效，惘然怨悔而歸。後訪乳醫嘗出入大守家者，使密叩，姬云：「夢中恍惚與一男子宴私。今久不復然矣。」

張山人

唐曹王貶衡州時，有張山人技術之士。王常出獵，因得群鹿十餘頭。圍已合，計必擒獲。無何失之，不知其處，召山人問之。山人曰：「此是術者所隱。」遂索水，以刀禁之。少頃，於水中見一道士，長才及寸，負囊拄杖，敝敝而行。眾人視之，無不見者。山人乃取布針，就水刺道士左足，遂見跛足而行。即告曰：「此人易追，止十餘里。」遂命走向北逐之，十餘里，果見道士跛足而行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，遂以王命邀之。道士笑而來。山人曰：「不可責怒，但以禮求請之。」道士至，王問：「鹿何在？」曰：「鹿在也。向見諸鹿無故即死，故哀之，所以禁隱，亦不敢放，今在山側耳。」王遣左右視之，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。王問其患足之由。曰：「行數里，忽患之。」王召山人與之相視，乃舊識焉。其足尋亦平復。乃是郴州連山觀侯生，即從容遣之。

末期有一客過郴州，寄宿此觀。縛馬於觀門，糞污頗甚。觀主見而責之。客大怒，垢罵道士而去。未十日，客忽遇張山人。山人謂曰：「君方有大厄，蓋有所犯觸。」客即說前日與道士爭罵之由。山人曰：「此異人也，為君致禍，卻速往辭謝之。不然，不可脫也。彼為雷厄君，今夕所至，當截一柏木，長與身齊，致所臥處，以衣裳蓋之，身別處一室，以棗木作釘子七枝釘地，依北斗狀，仍建辰位，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。」客大驚，登時卻回，求得柏木來郴州，宿於山館，如是設法。半夜，忽大風雨雷電，震於前屋。須臾，電光直入人所止。客伏於星下不敢動。電入屋數四，如有搜獲之狀，不得而止。比明，前視柏木，已為粉矣。客益懼，奔謝觀主，哀求生命。久而方解。謂客曰：「人不可輕也。毒蛇之輩，尚能害人，豈合無狀相忤乎。今已捨子矣。」客首罪而去，遂求張山人，厚報之也。

陳季卿

陳季卿者，家於江南。辭家十年，舉進士不就，羈棲輦下，鬻書判給衣食。嘗訪僧於青龍寺，遇僧他適，因息於暖閣中以待僧還。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。方擁爐而坐，揖季卿就爐，坐久，謂季卿曰：「日已哺矣，君得無餒乎？」季卿曰：「實饑矣。僧且不在，為之奈何。」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，出藥方寸，止前一杯與季卿曰：「粗可療饑矣。」季卿啜訖，充然暢適，饑寒之苦，洗然而癒。東壁有寰瀛圖，季卿乃尋江南路，因長歎曰：「得自滑泛於河，游於洛，泳於淮，濟於江，達於家，亦不悔無成而歸。」翁笑曰：「此不難致。」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，作葉舟，置圖中渭水之上，曰：「公但注目於此舟，則如公向來所願耳。然至家慎勿久留。」季卿熟視之，稍覺渭水波浪，一葉漸大，席帆既張，恍然若登舟。始自渭及河，維舟於禪窟蘭若，題詩於南楹云：

霜鐘鳴時夕風急，亂鴉又望寒林集。

此時輟掉悲且吟，獨向蓮花一峰立。

明日次潼關，登岸題句於關門東普通院門云：

度關悲矢志，萬緒亂心機。

下坂馬無力，掃門塵滿衣。

計謀多不就，心口自相違。

已作羞歸計，還勝羞不歸。

自陝東凡所經歷，一如前願。旬餘至家，妻子兄弟拜迎於門側。有《江亭晚望詩》題於書齋云：

立向江亭滿目愁，十年前事信悠悠。

田園已逐浮雲散，鄉里半隨逝水流。

川上莫逢垂釣叟，浦邊難得舊沙鷗。

不緣齒髮未遲暮，吟對遠山堪白頭。

此夕，謂其妻曰：「吾試期近，不可久留，即當進棹。」乃吟一章，別其妻云：

月斜寒露白，此夕去留心。

酒至添愁飲，詩成和淚吟。

離歌棲鳳管，別鶴怨瑤琴。

明夜相思處，秋風吹半衾。

將登舟，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：

謀身非不早，其奈命來遲。

舊友皆霄漢，此身猶路歧。

北風微雪後，晚景有雲時。

惆悵清江上，區區趙試期。

一更後復登葉舟，泛江而逝。兄弟妻子慟哭於家，謂其鬼物矣。一葉漾漾，遵舊途，至於涓濱。乃賃乘復游青龍寺，宛然見山翁擁爐而坐。季卿謝曰：「歸則歸矣，得非夢乎！」翁笑曰：「後六十日方自知。」時日將晚，僧尚不至。翁去，季卿還主人。後二月，季卿之妻子，齎金帛自江南來謂：「季卿厭世矣，故來訪之。」妻曰：「某月某日歸。是夕作詩於西齋，並留別二章。」始知非夢。明年春，季卿下第東歸，至禪窟及關門蘭若，見所題兩篇，翰墨尚新。後年季卿成名，遂絕俗，入終南山去。

[返回 >> 豔異編續集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